

◎ 沈鸿鑫 / 文



《智取威虎山》剧照

毛泽东亲切接见京剧
《智取威虎山》演职人员

从《林海雪原》到京剧 《智取威虎山》

京剧《智取威虎山》最初编演于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剧本定稿于1969年10月，电影拍摄完成于1970年10月，其间经历了十几个年头。它见证了文艺界的斗争历程和中国社会的变幻风云。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诞生

京剧《智取威虎山》改编自曲波所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出版于1957年，作者曲波生于1923年，山东蓬莱人。十五岁参军，后成长为年轻的指挥员。1946年冬，他带领一支小

部队，深入东北的林海雪原剿匪，亲身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活。解放后，他转业到工业战线，但那段峥嵘岁月一直萦绕在心间。1955年开始，他利用一年半业余时间，根据自己积累丰富的生活素材，写成了这部处女作。《林海雪原》题材独特、新颖，情节曲折惊险，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富于浓郁的传奇色彩。小说一出版，人们争相传阅，受到热烈的欢迎。

时间推移到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展开，全国的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创演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当时，中国京剧院创排了《白毛女》，北方昆剧院编演

了《红霞》，中国评剧院编演了《苦菜花》、《红旗谱》等，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编演出的。

1958年初夏，上海市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来到上海京剧院召开座谈会，商讨如何编演京剧现代戏的事宜。他在会上推荐了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他说，上海京剧院的老生多，武生多，《林海雪原》中有一段“智擒惯匪座山雕”的情节，比较适合京剧表演。与会的同志中也有读过《林海雪原》的，大家都表示赞同。不久，上海京剧院就付诸行动，成立了编剧小组，由京剧院副院长陶雄负责。为了编好这出戏，院里

买了几本《林海雪原》，编导们认真阅读，琢磨原作，还观摩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智取威虎山》，汲取营养。

大家热情很高，群策群力，很快就写出了剧本初稿。写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团参谋长少剑波率小分队进剿盘踞在威虎山的座山雕匪帮，侦察排长杨子荣乔装成土匪胡彪，深入虎穴，窃取情报，最后与小分队里应外合，全歼匪众。剧本分24场。这一稿的演员阵容很强，有著名武生李仲林饰演杨子荣，著名老生纪玉良饰演少剑波，著名净角王正屏饰演李勇奇，著名净角贺永华饰演座山雕，李桐森饰演定河老道，曹寿春饰一撮毛，赵晓岚饰栾平妻，许美玲饰蝴蝶迷，李秋森饰孙达得等。

1958年8月，《智取威虎山》在南京中华剧场首演。观众反映：“这个戏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斗争，看后很感新鲜，通俗易懂。”195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该剧的单行本，我们称它为第一稿。

为了参加会演，想到了《智取威虎山》

“大跃进”的热潮过去后，现代戏的“热”也渐渐消退了。京剧《智取威虎山》虽然被上海京剧院列为保留剧目，但从1959年到1963年也慢慢沉寂，只是每年演出二三次而已。那么，是什么原因，《智取威虎山》又被重新提起了呢？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对文艺界的现状越来越不满意，强调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根据此精神，1963年9月中央文化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发出通知，准备于1964年3月在北京举行部分地区京剧现代戏会演；后又改变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于是各地进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上海市文化局

领导与上海京剧院商量，想对原来演出过的《智取威虎山》、《红色风暴》、《赵一曼》等进行修改加工。

时间到了1964年春天。那时，江青正在上海养病，她提出要看几个现代戏，并说愿意帮助上海抓现代戏的创作。她选中了《智取威虎山》，她说：“这出戏的表现内容和京剧手段的运用，有基础，有潜力，要集中力量进行加工。”

分管文艺的市委书记石西民非常重视，市文化局和上海京剧院立即组织精兵良将，加紧修改加工。参加这次剧本修改的有陶雄、刘梦德，请了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担任执导，参加唱腔设计和配乐的有高一鸣、陈立中、辛清华等。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原来剧本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松散，枝蔓较多，所以这一稿对场次作了集中，删去了蝴蝶迷、一撮毛等枝蔓和末场定河老道上山指认杨子荣的情节。对正面人物杨子荣、少剑波的刻画有所加强，为他们增加了唱段，加工了原来的唱腔。修改后，结构比原

来紧凑，情节和人物也更加集中。这是该剧的第二稿。修改后，《智取威虎山》（我们称之为第二稿）于5月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公演十余场，反响甚为强烈。

江青除了选定《智取威虎山》之外，还提议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京剧。在会演开幕前夕，上海市委决定《智》剧和《送肥记》、《审椅子》、《战海浪》、《柜台》组成的一台小戏赴京参加会演，《海港》带到北京听取意见。

赴北京参加全国京剧会演

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64年6月5日起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京剧现代戏展演的盛会，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演出团体以及各地30个观摩团参加，正式出席的人员达2400余人。会演至7月12日，分六轮演出，每一轮演出5场。

上海代表团于6月3日抵达北京。张春桥任团长，周信芳、俞振飞、李太

▼ 《智取威虎山》剧照



成任副团长。《智取威虎山》被排在第一轮，在民族文化宫演出。第一轮演出的还有《奇袭白虎团》、《芦荡火种》、《自有后来人》、《箭杆河边》。《智》剧在京演出，不是太突出，反应平平，有人说，“像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

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演非常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观摩大会的全体演出人员和观摩人员，毛泽东和周恩来、董必武、陈毅、陆定一等领导人观看了部分剧目。会演期间，周恩来、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为大会作了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

这次会演也充满了斗争。京剧现代戏会演原是周总理倡导举行的，会演整个过程，周总理亲自过问，亲自指导。会演的领导成员中，原来并没有江青，江青到周总理那里去哭闹，后总理安排江青、康生、周信芳为大会顾问。当时周信芳写了一篇支持现代戏的文章，谈到自己早年也作过一些尝试，张春桥看了，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他也想来抢头功！”

对《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的评价也是斗争的一个方面。《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代表团带来的，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写1953年7月朝鲜金城战役中，我志愿军侦察兵副排长杨育才带领侦察班，化装为敌军，像尖刀一样直插敌人心脏，捣毁了白虎团指挥部，确保了金城反击战的全线胜利的英雄事迹。《奇》剧在北京人民剧场演出，周恩来总理两次观看演出，并上台接见演员，称赞《奇袭白虎团》唱得好，演得好，演得真像兵。总理说，你们带了一个好戏来，带了一个好的队伍来，我请你们到小礼堂为中央领导、中央工作会议演出。江青在第一轮第四场演出时观看了《奇袭白虎团》，江青看了演出后，说演员很好，演出很好。

《智取威虎山》演出反应平平，而《奇

袭白虎团》的反响却很好。新华社在报道中把《奇袭白虎团》放在《智取威虎山》的前面，作了主要介绍和评论，报纸上也发表了一些赞扬性的文章。6月1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戏剧评论家林涵表的文章《〈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文章肯定了《智取威虎山》在“力求突出地表现少剑波和杨子荣等英雄丰满的精神面貌”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之处。这是一篇很普通的评论文章，持论比较公允，语气也很温和。

舆论对《智取》和《奇袭》两个戏的不同评价，又有人对江青抓的戏说三道四，使江青很为恼火。在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江青责问新华社“为什么这样宣传？”她又拿出《光明日报》，说：“我这儿还有一篇文章，也是捧一个戏，压一个戏的，要不要给你们读读？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她还气势汹汹地责问：“（新华社）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是观摩大会负责宣传工作的，他连忙说：“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的清样都送给我看过，我认为基本符合事实，没有考虑压谁，捧谁，就同意发了，这事不能怪新闻单位。”江青这才没有追问下去，她又回过头来对山东代表团领导严永洁说：“这样搞不好么！小严，你感觉怎样？”严永洁说：“我们的戏还不成熟，我们的队伍很年轻，我们来北京，是向兄弟省市学习的。”

接着，江青、张春桥组织文章围攻，还组织北京京剧团的《智擒顽匪座山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智取威虎山》和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三个同样题材的戏同时演出，企图以上海的《智取威虎山》来打压另外两个剧目，打压《奇袭白虎团》。就这样，江青从开始对《奇》剧持好评，一下子转变成打压的态度。

7月17日，江青请毛主席观看了上

海的《智取威虎山》，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毛主席对《智》剧提出了意见，他说：只记得座山雕，不记得杨子荣。音乐形象差，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削弱反面人物。那天本来周恩来总理安排《奇袭白虎团》到小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想请毛主席观看《奇》剧，但中央许多领导都来了，毛主席没有来。后来才知道被江青拉去看《智取威虎山》了。由于各种原因，在观摩大会期间，《奇》剧始终未能请毛主席观看。周恩来两次观看了《智》剧，其中一次演出时，扮演杨子荣的演员李仲林不慎将怀里的联络图掉在了台上，又捡不起来。演完后总理说：“真难为演员了。下次给想个办法，黄天霸不是有表囊吗，也给杨子荣的坎肩上缝一个口袋，可以放联络图。”他还指出，李勇奇家烟囱的方位与东北人的实际生活不符。

会演期间，江青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张春桥作了关于时代精神的报告，康生在闭幕式上讲了话。他们以狂悖的杀气，极力兜售“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文艺界的领导和京剧老艺术家。他们公开点名批判阳翰笙的影片《北国江南》及《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京剧《谢瑶环》，昆剧《李慧娘》等，把这些作品统统称为“大毒草”，顿会使演充满了火药味。

上海代表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对本子作了修改。会演结束后，留在北京，《智取威虎山》在天桥剧场公演了十天左右。

江青虽然想打压《奇袭白虎团》，但是《奇》剧在专家和观众中获得一致好评，于是江青的态度又从“打”转变为“拉”，借口指导修改剧本，将《奇袭白虎团》也收编到自己的名下了。

重点加工，第三稿 取得重大进展

参加全国会演回到上海，《智取威





《智取威虎山》剧照

虎山》演出团先是做了几件事：一是认真研究、消化北京各方面的意见；二是在人民大舞台进行汇报演出，历时三个月，演出80余场，其间董必武、罗瑞卿、王光美等曾观看演出；三是汇报演出结束后，演出团到驻在上海市郊大场的6387部队深入生活。这一时期，上海京剧院三团也接排《智》剧，由孙正阳饰杨子荣，童祥苓饰少剑波，孙正琦饰李勇奇，演出两月有余。这一稿的演出本1964年在《剧本》月刊发表，1965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965年初，《智取威虎山》开始了进一步的加工修改工作。为了迎接接下来的几个会演，上海市委宣传部成立了现代戏会演党委，也称“京剧党委”，以加强领导，由张春桥兼任书记，后改由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任书记。当时决定加工修改《智取威虎山》、《海港》、《平原游击队》三个剧本。

3月25日，新的《智取威虎山》剧组成立后，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看戏后的意见，决定着重解决加强正面人物塑造的问题。原来的24场戏，压缩成了10场。

演员的配备也作了很大的调整，李

仲林改任导演，贺梦梨饰杨子荣，沈金波饰少剑波，王正屏饰李勇奇，郭幼容饰李母，后来又改童祥苓饰杨子荣，施正泉饰李勇奇，张少楼饰李母。

上海市委非常重视《智》剧的修改加工工作，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获秋和魏文伯同志等多次听取京剧党委的汇报。

1965年9月，剧组听取江青对剧本修改提纲的意见，听的是录音。录音放完，江青走进来，说：“这是我的意见，你们说好不好？”参加会议的编剧十分惊讶：“怎么江青把剧组上报的修改提纲，居然改头换面全部占为己有，变成她拟定的意见了！”但当时谁也不敢吱声。接着江青谈音乐，说毛主席曾说京剧要有成套的唱腔，散板、摇板少一点。江青又说，四平调轻飘飘，别用这玩意儿，反二黄、高拨子尽量不用，音乐要刻画人物等。张春桥说：江青的这些意见就是“共同纲领”，要求各艺术部门认真研究，照办。

通过从剧本到音乐、舞蹈、表演的修改加工，《智取威虎山》第三稿，有了重大的进展，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在这一稿的修改过程中，江青先后

五次观看演出，每看一次，必定要发这样那样的“指示”。这方面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江青多次强调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她说：“威虎山战役是林总亲自指挥的。”张春桥也多次说：“这不单独是搞一出戏，而是打政治仗。”他说看过四野在东北战争中的绝密文件，“解放牡丹江一带的战役，是林总亲自指挥的，戏里应该反映出来。”现在看来很显然，江青一伙想通过《智取威虎山》这个戏，与林彪拉拢关系，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还有一点，江青的意见主观，多变，常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且经常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弄得大家无所适从。关于这个，担任具体领导工作的李太成感受深切。他曾谈到，剧组曾经推荐童祥苓演杨子荣，江青因为他是童芷苓的弟弟而不予理睬；但后来她又决定起用童祥苓来扮演杨子荣。反过来却责备李太成：“你这个局长，把人都压住了！”弄得李太成哭笑不得。第四场“定计”，少剑波一段唱，江青要编剧章力挥写出五大形势：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解放战争总形势，东北地区形势，少剑波领导小分队剿匪斗争的形势，章力挥没法写，后来写了“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那段二黄唱腔的唱词，并请著名琴师李慕良谱曲。后来江青也说好。1965年初冬，周总理在上海看了《智》剧后，建议给李母加一段唱，以丰富戏的音乐色彩。创作组给李母写了8句唱词，由言少朋谱曲，张少楼演唱，很动情的。然而江青却要求删掉，说：“挥泪斩马谡，越好越要删去。”要加“深山问苦”一场，曾向江青请示，她并无异议，后来她听了林彪说“侦察员身份特殊，可以不接触群众”，于是不让上这场戏。剧组认为这场戏不论是就单场戏，还是从全剧看，都是好的，所以没有马上删掉。后来排出来江



青看了,忽然说:“自己被感动得落泪了。”再后来,这场戏成了她的创造。

京剧《智取威虎山》第三稿的修改加工,从1965年3月开始到1966年“文革”前,基本完成,《智》剧的剧本已经基本定型。第三稿与第一、第二相比,有了很大的飞跃。1966年4月,《智》剧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公演;后又于9月演出,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在北京拍摄电影的日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艺界首当其冲。上海京剧院院长、京剧大师周信芳因为编演过《海瑞上疏》,更成为第一批打倒的对象。他的另一条“罪状”,就是破坏“革命样板戏”,其实,《智取威虎山》、《红色风暴》、《赵一曼》等现代戏都是在他当京剧院院长时编演的。后来因为江青搞“样板戏”旷日持久,周信芳曾说过,这样耗着,劳民伤财,浪费演员青春,于是成了一大罪状。江青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原在《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一些著名艺术家如李仲林、纪玉良等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的靠边,进牛棚的进牛棚。

1966年11月,康生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宣布,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部文艺作品为“革命样板戏”,而且把《智》剧等说成是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的成果。

1967年5月,《智取威虎山》晋京参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样板戏会演”。6月16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了《智》剧的演出,并上台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对这一稿的演出表示肯定,还亲自为《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词。杨子荣唱的“迎来春天换人间”,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少剑波的唱词“同志们整戎装飞速前进”,改为“同志们整行装飞速前

进”。这些都给了剧组莫大的鼓舞。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指定于会泳担任上海市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并负责《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工作。于会泳原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他曾参加京剧《海港》的音乐创作,1966年春天一度借到《智》剧组,当时,《智》剧的音乐基本完成,他对唱腔曲谱作过少许改动,使一些唱段的句式及词曲关系更趋谐调,顺口,又在杨子荣“胸有朝阳”唱段的尾字拖腔上增添音符,自然融合进《东方红》的旋律。江青、张春桥看中了于会泳,于会泳也有心投靠他们。他到剧组后,秉承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将剧组原有成员章力挥、黄钧、沈利群等逐个排除出剧组,另搞一套人马。为了讨好主子,改动剧词,加进了“林彪亲自指挥”的字样、“三忠于”的内容,甚至让台上群众齐唱“万寿无疆”,引起广大观众的不满。

1968年11月,中央文革急调《智取威虎山》剧组赴京,具体任务是《智》剧拍摄成彩色影片。剧组一百余人入住北京地安门锥把胡同1号北京市革会招待所,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拍摄工作。

这是江青将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的计划中的第一部。江青提出要删繁就简,把原来近3个小时的戏压缩到两小时,又不能伤筋动骨。剧组到了北京,一方面删改剧本,一方面做拍摄的工作。整个拍摄工作由江青直接指挥,于会泳具体负责。摄制组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组成,导演谢铁骊、郑国权,摄影李文化、钱江。谢铁骊是一位优秀的导演,拍摄过《暴风骤雨》、《早春二月》等影片,可是江青非常难伺候,他先拍几段样片,江青看了指责道:“这是小桥流水,没有大江东去的气势。”试拍了好几次,都不满意。江青要他们熟悉戏,另外先用16毫米黑白胶卷拍成一

部教学资料片,供各省市学习用。

修改、拍摄工作从1968年11月开始,至1970年10月,差不多两年时间,这段时间也风波不断。择其要者,第一件是大改剧名和人名。江青为了把“样板戏”窃为己有,惯用的伎俩是千方百计把现在的戏与原作和原来参与创作的人撇清关系。这次也是如此,她借口不搞真人真事,要把现今的《智取威虎山》与原作小说、原来的剧本撇清关系。1969年8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一起商定把《智取威虎山》的剧名改为《智取飞谷山》,剧中的人名也都改了。杨子荣改为梁志彤,少剑波改为赵建博,孙达得改为申德华,座山雕改为隋三刀,栾平改为袁朋,李勇奇改为雷勇勤,八大金刚改成盖世太保,夹皮沟改为桦树沟等等。还在首都剧场贴出了《智取飞谷山》的演出广告。于会泳说:“《智》剧是江青同志呕心沥血带领大家‘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创造出来的,与原小说、演出本相比,已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代表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必须划清界线。”他还组织了一篇《迎春色换人间——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创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此文由张、姚审定后,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原想在《红旗》杂志发表,后来毛主席得知此事,表示了异议,他说:“《智取威虎山》已经流传,群众已经熟悉,不要改了!”毛主席发了话,江青一伙只得罢手,一场闹剧才匆匆收场。

1970年10月1日,京剧《智取威虎山》彩色影片总算拍摄完成,并在全中国公映。这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从此杨子荣等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至此,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改编创作、修改加工、拍摄影片的过程画上了一个句号。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